

增注
補訂

正文
章軌
竹軌

序目
一之二

津田文庫
文庫 1
1704
1



羅州先生較訂

正續
文章軌範

平安
大阪
書林

合刻



增訂文章軌範序
有為于末者先詳其本本猶既往也未始得
末也管之為樂為憂者即今也所以取福取
禍也詩云予其懲而毖后患與其懲于今也
于后也不如懲于古也于今是也謂懲於未
懲也然則執古之物以御今之事乎曰否本
与末異其貌焉其心則豈異乎哉冀其根者
為志也學古者好為于今也余自幼好文
章其好愈篤而其害愈甚每見老學者儒則
必問焉曰唯書之為吾將為不討潤論飾余

010190603380

乃澁。魚強搆得一句。隨寫又索一句。既成而駁。濁碎離筋。絕棄不讀。亦每一達吾意也。以示老蒼。其所以改督。唯不過字句。頗似語助。失所以而已。曰。又唯書寫。吾又討論。余謂是亦少恩矣。吾未常去屬文。友問為曰。唯也。為吾輒得唯也。公又何曰。為因數取古來文法者。讀也。特巧。亦評文而已。斷無益於屬文矣。及熟讀韓愈文。稍得為。因顧念前老蒼言。皆慘乎。其怨也。其嘗少時。豈獨不困乎。古來之所謂文法。抑懼乎忘本者而已。凡評文屬文。不

同。譬也。欲為匠人者。必就工師。而問焉。工師如曰。唯建也。則人豈有不哭者乎。世無工師。卻有評家者而已。匠人也。窘不亦宜乎。蓋以家者。親也。既求之後。建家者。則不然。必自基趾始矣。學也。有術焉。就其尤整巧莊奇者。自屋隨其。次而支離。至未常搆時。又自基趾。逐序而架也。夫然後出。亦以甲鑿乙。枘有一二。素襍。則不全成也。余始試取韓文。自頭而卸。自尾而積。如強貫錢。不有遺墜也。乃吾嘗常困者。今皆瞭然。可指訓焉。亦豈劍定

夫法五綱二十目頗與古之漢文之名異矣
以此導子生皆可恕焉盡可使工焉盡可使
如寫紙背物焉夫然後險山夷每惑岐阻水
淺每迷路庶幾不復窘矣吾既已懲也願使
后生得懲於未懲之前是亦恕之方乎松井
賚黃學篤行方必自麓也巔必自淵也流甚
悼后之疏于本務于末驚于異貌忘于同心
不有補於世而卻為害於治也曰子之說文
是當而與余驩者五年俟序於其所以按文章
軌范舊制多予議正釋賚黃盡訂其上評有

詰句圈章也且加題注曰我有聖規賢矩而
后當世之竄枉能見矣議論之所以由記也
苟不知其時與其人則何由尋其所以構息
乎可謂厚于本矣古云知者不博賚黃也於
此舉誠梅林之一瓣而已其所以得于學者你
也余以喜賚黃之懲于古懲于彼恕既生如
為未至如把筆者猶尔矣乃賚黃之所悼于
中心吾亦寧不可恕乎哉

寬政乙卯秋

青陵 海保皋鶴萬和甫撰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文章軌範序 淵然交烈矣姑夫末工 **一** 在文庫

王守仁撰 字伯安稱陽明餘姚人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

凡七十有六篇 陽明文錄作六十有九篇 標揭其篇章句字之

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

為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

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捐於按歷之暇手錄其

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

捐俸廩之資鉸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

爲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
敘一言於簡管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
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
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
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
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
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贊故舉業者
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
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

1704-1

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以倖進是
僞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庶恭敬
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
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
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
庶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
時惟欲釣穀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
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伊川曰自洒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

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
舉業之後矣知洒掃應對之可以進於騷人則知
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
二公之為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
公之志蓋矣於是乎言

正德元丙寅仲秋望日

增纂評註文章軌範正編目錄

第一卷

侯字集

放膽文

王字集

與于襄陽書

韓文公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文公

上張僕射書

韓文公

與陳給事書

韓文公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文公

答陳商書

韓文公

送石洪處士序

韓文公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文公

送揚少尹序

韓文公

送高閑上人序

韓文公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文公

原毀

韓文公

第二卷

王字集

放膽文

諍臣論

韓文公

諱辯

韓文公

桐葉封弟辯

柳柳州

與韓愈論史書

柳柳州

晉文公守原議

柳柳州

朋黨論

歐陽公

縱囚論

歐陽公

春秋論

歐陽公

第三卷

將字集

小心文

管仲論

蘇老泉

高祖論

蘇老泉

春炆論

蘇老泉

范增論

蘇東坡

晁鎔論

蘇東坡

雷侯論

蘇東坡

秦始皇扶蘇論

蘇東坡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荀卿論

蘇東坡

第四卷

相字集

小心文

原道

韓文公

與孟簡尚書書

韓文公

上高宗封事

胡澹菴

上田樞密書

蘇老泉

韓文公潮州廟碑

蘇東坡

上范司諫書

歐陽公

第五卷

有字集

小心文

師說

韓文公

獲麟解

韓文公

蘇東坡

雜說上

韓文公

雜說下

韓文公

送薛存義序

柳柳州

送董邵南遊河北序

韓文公

送王含秀才序

韓文公

送李秀才書

韓文公

送許郢州序

韓文公

贈崔復州序

韓文公

讀李翱文

歐陽公

讀孟嘗君傳

王荊公

第六卷

種字集

小心文

韓文公

前出師表

諸葛武侯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文公

柳子厚墓誌

韓文公

大唐中興頌序

元次山

書箕子廟碑陰

柳柳州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跋紹興親征詔州

辛稼軒

袁州州學記

李太白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叔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第七卷

乎字集

小心文

祭田橫墓文

韓文公

上梅直講書

蘇東坡

三槐堂銘

蘇東坡

表忠觀碑

蘇東坡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

前赤壁賦

蘇東坡

後赤壁賦

蘇東坡

阿房宮賦

杜牧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文公

歸去來辭

陶靖節

目錄終

讀軌範批評凡例

長批

緊要處或一篇主意

短批

轉文或提下語或連語脈

少圈 ○○○○○○

妙境

小點 、、、、、

佳境

雙圈 ○○○○

字母或主意

格中橫焱 ○○

字祖或主意

大圈 ○○○○

字眼或主意

黑點 ●●●●

字眼或主意

勾畫 一 一

斷畫 一 一

大段落

橫欄之長者名橫絕
又名斷畫

大段落

左端半欄

小段落 即大段中之段落

端不出左右

段落中枝節

右邊橫欄

承上起下一篇歧路處

一 謝疊山先生批點軌範久為後學所宗故其中閒訓註批辭一字不苟其他僅有圈點而無批註者今皆補入

一 凡上有標識某公某公者係迴瀾先生手采羣書批辭今九我先生復加眾評大都品鑒精核者輯之浪語則削去

一 凡上無標識某公某公者或疊山或迴瀾所自批評總之出自

二 先生者十之五出自諸名公者半

三 先生者十之五出自諸名公者半

一集中或圈或點或抹或斷或句或畫俱文字太旨所係深意所
存要非艸艸耳皆自豐山親手裁定

一此書原係豐山先生批選所深致意者也太要有補於舉業者
不遺於舉業稍遠者不輯故其誌銘碑狀僅錄十之二三祭文
哀辭表狀僅錄十之一二今不敢妄自增益姑仍其舊

一軌範世無善本茲集取宋板舊刻一校讎數四或依古本而
用古字或訂今本而改今非無一字之訛無一字之簡讀者毋
或輕改

門人心抑陳禹謨識

凡例終



孫思邈云
心欲小膽
欲大是放
膽字出據
而小心字
本詩小心
翼翼今攻
之詩與此
意小異

增纂評註文章軌範正編卷之一 侯字集

宋 豐山先生 謝枋得 批選

明 鹿門先生 茅坤 訓註

九我先生 李廷機 評訓

迴瀾先生 顧充 集評

日本 羅州先生 源暉辰 校訂

放膽文

大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麤入細由俗入雅
由繁入簡由豪蕩入純粹此集皆麤枝大葉之文本
於禮義老於世事合於人情初學熟之開廣其胸襟

發舒其志氣。但見文之易。不見文之難。必能放言高論。筆端不窘束矣。

與于襄陽書

韓文公

按年譜云。順宗永貞元年乙酉。公年三十八。春。以恩赦召回。改江陵府法曹參軍。為裴均從事。至衡陽。候三閱月。得詔始就職。蓋與于襄陽書。則此年之事也。○于襄陽名頔。字允元。正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為山南道節度使。

冒頭格 雙關起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

下。夫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

下之望者。為之前焉。隱然許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隱然許莫為

妙

閣下之閣 一本作閣 按禮部韻 韻會及五 雜俎等分 閣與閣為 二且閣下 或閣老之 稱以从閣 為是矣而

茅坤云。以下凡六轉。如轉丸之妙。

正字通以 閣閣音義 通者駁之 姑揭數說 備考索 以故本集 作其故

赫赫詩小 雅出車注 威名光顯 也 下公羊傳 定四年以 于闐廬註 禮不待見 曰于

本集何其 字上須將 志存乎大

茅坤云。以下凡九轉。極其悽愴。堪為動色。然公之求進似急矣。

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以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肖。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肖。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而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文婉曲 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耶。文婉曲 有味

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才，其自處不敢後於恆人。

功而事專，手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之，二十字。

韓公主意，全在此句。

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文婉曲六轉。古人有言曰：請自隗始。史記

按史記云：云當引戰國策歟。

貨以財雇，入也。

齷言錯齷，齷急促局，狹之貌。

夔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王因孤之國亂而襲破，蒙孤極知蒙小力，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而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下消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王大怒，消人曰：馬骨且買，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士爭趨，蒙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大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文婉曲，世之齷齷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

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

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謝疊山評

昌黎作文專占地步，如人要至高處去，要在平處行。要在闊處坐。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不害為君子。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不免為小人。高材多減戚之窮，則是君子，而安貧賤，感位無赫赫之光，則是庸人，而苟富貴。韓公之所以自處者，可謂高矣。

茅鹿門評

前半篇瑰瑋游泳，後半篇婉戀悽切。

錢豐霽評

樓閣重重，似費結構，卻又一氣呵成，有建瓴之勢。

○後念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林西仲云：余以公之生平考之，則上宰相三書，乃在德宗貞元十二年。丙子，公年二十九歲。時陸宣公已罷相，而同平章事者，舊注所載趙憬、賈耽、盧邁是也。史載賈耽為相十三年，於安危大事，無有發明。前五

謝枋得字君直，號豐山，性豪爽，剛直以忠義自任，寶祐中舉進士，元元七元，至元二十三年，程文海薦不起，雷夢炎遣書勸止，終不行。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欲薦枋，枋得功曹，枋得傲岸，不為禮，天祐怒，強之而北，不食而死。

劉氏鴻書，列華明書，曰：吳王之女名二十，江南人呼二十為念，或曰三國。

也。以來俗語

唐選舉志云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之舊其大要有二由學館口生徒由州縣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自有秀才進士

正文章朝報

卷一

年為滑州時公會上書已不見答盧邁在位僅治身循法庶他過而已若趙憬與宣公定約共執退斐延齡後竟背之真小人之雄者宜其漠不關情如此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

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

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材皆已舉用姦邪讒佞

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

之在燕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艸木之

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

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

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

茅坤云此文要看他虛字幹旋處

按鄭瑗并觀瑣言今人以見陵于人為欺員

謀議本集作計議

疾也插入此兩句最妙
茅坤云此搭上自家來

此又推出周公之心以鼓舞當時宰相極有神力

至十四字句○此一段連下九箇皆已字變化七樣句法

怒波讀者但見其精神不覺其重疊此章法句法也

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

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

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謀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

連下三箇豈復字變化三樣句法讀者但見其精明

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

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

未盡章章如是而非駭人之才而庶叔父之親則將不暇

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此一轉有筆力惟

巧在虛字幹旋

惟其如是
三句文字
多諍
王鳳洲云
多是將无
作有生出
烟波

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他人不
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段便了必段閣下為輔相亦近耳禾
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
豈盡無虐九夷八蠻之在燕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
變昆蟲艸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
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
沾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此
段說今宰相不如周公用豈盡二字對皆已二抱前其所求進
字亦巧句法變化與上段相對有權度有筆力
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
哉婉曲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本是九箇豈盡字與前
段相對說今添兩個豈

進退本集
作去就

古之人
本化古之
士

持之趨曰
連用四矣
字其勢惡
又用二焉
字其勢緩
如擺布陳
勢操縱如
法文章家

以前是為
相之道以
後是上仕
之情

畫字句法
亦巧妙
今雖不能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方引而進之
察其所以而進退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
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二及門而闔人辭焉惟其昏
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人
三月不仕則相甲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
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此於魯不可則去之齊二於
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此句十五字章法
天下下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此
段以古道自處節節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
占地步文章絕妙
已矣此一轉尤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
高古地步

三

卷一

五

所謂虛字
上轉旋也
其兩不知
字歸焉自
身一變有
筆力

數音朔
又一轉有
恣態

本集皇作
恣

之所能安也。此一段尤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

每自進而不知愧焉。只一句結上書亟生足數及門而不知

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

若下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便弱了。今亦惟少垂察焉。

賈冒威尊。皇懼無已。愈再拜。

樓迂齋評。以周公與當時之事反覆對說。而求士之緩急

林次崖評。以周公來太說。自是壓倒人。後面明說當時不

雖有求用之意。要其自處亦甚高。文字闢闔變

錢豐寰評。古來無此局面。自退之變出。氣傑神王。骨勁格

自處冷處曲而不卑。

顧迴瀾評。此篇中論周公之待士。反復委折。可為作文之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文公

林西仲曰。張籍在長安。為太常寺太祝。貧且患眼。聞
李遜在浙東。欲往干之。苦於路遙難達。此書乃代求
中丞。僦舟車至長安。迎致浙東。為從事。俾得贍家而
療疾也。按李遜字友道。以衢州刺史。政最擢浙東。觀
察停閩。衡三十年長成。為政抑強植弱。貧富均一。所
至有績。可紀。篇首極贊其賢。非諛語也。坊本俱載李
吳。考李吳本傳。並未任浙東。觀祭。不知傳訛始於何
人。遂致沿襲至今。殊可歎恨。協律郎與太祝。俱屬太
常寺。掌和律呂。李翱後歷官至山南東道節度使。非
終於此。張籍患眼。乃一時之疾。其後歷官至國子監
司業。亦非以首終也。
初學者皆不可不知。

方今居古
林西仲句
讀一本無
古字亦穩
按用化角
為正角古
音錄分角
角為二非
義詳通雅

榮音角與
落落同義
協律官名
翽其名字
習之

李東陽曰
形狀情懷
如畫如生
獨喜自悲
自奮無限
感慨最能
摸寫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
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師之職坐一方
得專制於其境內者起句優不惟閣下心事榮榮與俗輩
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翽到京
帥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燕恙
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
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
今以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
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
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

盲音萌目
無瞳子

茅坤云此
幾轉洵湧
疊出可法
可滌

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法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
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
廢於行古入之道者此二浙水東七州轉二戶不下數十萬
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
與不盲也此一轉當今盲於心者皆是三若籍自謂獨盲
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
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
之於門耶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立食亂句閣下
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
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尤精

按說音映也。說文面見也。以面見也。亦聲。手篇。慙貌。廣韻。面慙。而字書未有。不見面之義。此評語可疑。

故樂工皆盲籍倘可與此輩比也乎使籍誠不以畜妻子
憂饑寒亂心此一轉妙有錢財以濟醫藥其旨未甚度幾復見
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
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旨之視妙句法其恩輕重大小
籍宜如何報也結得閣下裁之度之籍慙覲再拜

錢豐實評獨以目盲一節來摹寫或悲憤或慶幸或冀望情詞襍出一動人真可謂文中有畫

上張僕射書

韓文公

按德宗貞元十五年己卯公年三十二二月從董晉之喪自汴之洛聞汴之亂遂來彭城依張建封奏為節度推官因止幕中受命之明日見院中吏口有晨入夜歸一伴以為不便乃於九月一日上書焉○張僕射名建封字本五兗州人貞元四年為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

古人有言左傳定公五年楚由干之三言

此等書學士家視為常物若細覽之筆下變化如走龍蛇是初學之利刃

茅坤云此纔是五脚處此暗指不必使之晨入夜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用事變化當如此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去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于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也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

翻東郭云
從孟子來
却變得奸
人便不厭

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
 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
 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
 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
 君者此一段分明是以孟子之言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
 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一章辭太直
兩句救得好
 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
 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屈而退申而入終西而退率以
 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

可以此言
進本集作
可以言此

茅坤云
意翻兩層
退之每用
此法卻自
孟子來

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八字 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九字 執
 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也如此十六字 執事之欲成
 人之名如此十字 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九字 連下
 法長短錯綜凡字眼此上兼下
 四變此章法也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十一
字
 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十三字 韓愈之賢能使其
 主待之以禮如此十四字 又連下三箇如
 事之門無悔也一段文勢如狂瀾浩波 若使隨行而入逐
 隊而趨言不設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
 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
 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前段說話此一及只用
六句頓挫波瀾絕妙

茅坤曰三
段文勢如
珠走盤

一本知己
下又有知
己二字

按老泉此
語本集上
歐陽內翰
書節文而
本書泛云
韓子文不
止評此一
篇也

林西仲云
提出貧賤
也三字可
辨

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
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
同感恩易感知己難故曰
士為知己者死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
此兩句下得妙

詞而垂仁採納焉此三句無緊要
句法亦不苟且愈恐懼再拜

蘓老泉評昌黎此書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龍鼉蛟龍萬
怪惶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
然之光蒼然之色亦
自畏避不敢迫視

茅鹿門評申情之文故宜於圓暢反覆又曰古人有言曰
道屈於不知己者而伸于知己昌黎根氣自是
此如

錢豐稔評此篇道理頗正
文勢筆力俱高

與陳給事書

韓文公

○陳給事名京字慶復大歷元年進士貞元十七年
京以考功員外郎論禘祭合旨遷給事中○按林西
仲云唐制給事中位最尊凡制敕有不便者即於黃
紙後批之謂之批敕往往由是拜相非如今世之給
事中僅與御史同作言官已也此書當在貞元十七
年公自洛陽入都尚未調國子監四門博士故不自
敘職銜其所云去年春進謁之說乃十五年為張
建封朝正京師抵春猶在京師無疑舊譜載十九年
誤也又云舊本或載陳給事名京按京字慶復大曆
元年進士由考功郎中拜給事當貞元初盧杞遇赦
德宗欲用為饒州刺史能以外爭則為給事當在前
十數年與此所云其後位益尊等語不合恐必有誤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
貧賤也頓坐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
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墻
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

謝云予嘗
謂韓文頗
近舉業如
此篇極鍛
鍊極洗刷
是舉業文
字之祖

謝靈運取
節文自首
至跡矣止
新親同

謝云陳止
齋作雙關
文法皆本
于此
本注云總
理周市一
篇精神全
在此

標一作標
卷賦飾也
表也去木

劭伯溫聞

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
之以日隔之疎加之不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
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
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如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
退而喜也以告于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
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
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
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情
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敵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
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

為表繫綠
於上為標
紀也標標
通用

見錄云唐
有生紙有
熟紙生紙
非有卷不
用退之用
生紙意于
自解不暇
釋耳

本集類注
曰通篇以
勢字時字
作主意其
行文快利
直似昆吾
劍切玉

王維貞曰
前雙提後
即散應文
字方錯落
可觀

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指字注字處意
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畧其禮可也愈
恐懼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土
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
不知所為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
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法不惟其父兄
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法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
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

三才圖會
卷一
七

茅坤云逐句照應行文血脈相貫如金鎖骨

氣跌宕才精神

呂祖謙云此下又說一難以終其所欲言

之也法字彼介于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於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法句頭濡手足法句魚毛髮法句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法章愈之彊學法力行法字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法字以蹈於窮餓之水火法以蹈水火譬喻遂下力行愚不惟道法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法句有觀溺於水而熱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法章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法章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

茅坤云又自開後門

諸小使一借諸小吏

或謂愈曰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以當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佐者少為耳非天之所為也此即賈誼云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閒於已仕未仕者法字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入者或取於盜或舉于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溢辭蹙法句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此書譬喻格從孟子來

茅鹿門評所見似悲感而文則宕逸可誦

茅鹿門評

卷一

十一

錢豐實評

起伏操縱若神

應科目時與人書

一本作與韋舍人

韓文公

林西仲云公應科目四舉而後成進士下和之璞被削數獻其心甚苦且恐落筆必有許多干碍故出干此非以譬喻見奇也或作與韋舍人當是貞元九年應博學宏詞試之書蓋博學宏詞亦算科目其去取權在中書玩不及水在尋常尺寸間句便知前人亦有評之者矣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麟

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地不難

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

為之閒隔也謝云譬喻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獷獪

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

乎一作于

茅坤云只一個譬喻看他一連六個轉換都只數句

按一本穆文熙此評

穆文熙曰句句抱前句句刺心

而杜錢氏顧氏之閒

號平聲

一本無有字

手一投足少勞也然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然於

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

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歿其生固不可知

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

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

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狂命而且鳴號之者

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謝云一篇皆是譬喻只一句愈今者實類於是收拾此文

妙法最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紀事

唐舉子禮部及第例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方獲出仕此書謂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是專指宏詞試也或作與韋舍人即貞元九年宏詞試也

錢豐實評

僅僅二百六十餘字而驚湍怒濤安瀾縈流雜出其間洞廷岳陽之勝亦止是耳

顧迴瀾評

轉常為奇迴俗入雅縱橫出沒圓融不滯唐之文苑狀為一王法此書乃其極也

茅鹿門評

空中樓閣其自擬處奇而文亦奇

答陳商書

韓文公

陳商字述聖陳宣帝五世孫公在國子時商未第以文求益而答之也商後登元和九年進士官秘書監唐志有集十七卷○林西仲云蓋唐人既成進士之後高伏顯秩亦無不以文章由吏部而進觀張童子序便知不比近世偶中制科便束書不讀連家書數行亦艸不就也世人認作專教陳商應舉設矣

愈白辱專書語高而旨淡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

報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諭以所守幸甚愈敢不

吐露情實狀自識其不足補吾子之所須也須求也意

按白疾一
切音字蓋
自道文也
與赤白之
白音義大
異勿混淆
一本照露

玉好琴

韓子十二篇齊宣王好琴南郭先生不知琴而濫吹三百人之中欲飲食有求仕於齊

者操瑟而往太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

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

前律曆志陽律為律陰律為呂黃帝之所

也客罵之曰玉好琴而子鼓瑟雖工如玉之不好何是

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

文婉曲有味今舉進士於此世

求利祿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以不好得無與操

瑟太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

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文婉曲有味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

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胡思泉評

以明理之文而求仕於當世不以投時好如操瑟而太於齊門不能投合齊王之好琴然君子之

字

細注韓子

一本作韓

非子

欲飲食作

以享會祿

按李長吉

贈陳商詩

云學為堯

舜文時人

責竟偶以

長吉之詩

誣險怪猶

言其如此

則其文不

為時人所

好可知

有生色
錢豐實評
譬喻之妙
自孟子莊
子外吾獨
取韓退之
彼其意到
筆隨思餘
語正伸縮
變化惟所
欲為吾不
得而窺其
際焉

愈白一本
作愈頓首
胡思泉名
友信德清
人

所守不因時而為之遷就故知韓公之談誠為見道之語

顧迴瀾評

好作奇語自是一種才料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狀出羣拔萃觀韓昌黎答陳商書婉曲而奇不符繩削而自合矣

送石處士序

本集作送石洪處士赴河陽參謀序

韓文公

憲宗元和五年烏公授河陽節度時方討王承宗河陽饋運之衝貴在得人相助吃緊尤在不私其利方可濟軍之急與他時不同處士石洪字濬川洛陽人有至行舉明經曾為黃州錄事參軍罷歸不應薦居于嵩邨瀝穀之閑嵩邨中嶽邨北邨也瀝瀝水也穀穀城山也皆屬河南府此番起行公作詩送之云鉅鹿師欲老常山險猶特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恥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蓋蒿目時艱勉其速往共事也嗣考功為天下從事第一二可謂不負烏公所求矣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

茅坤云借從事者持

詞作誦美極得體

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邨瀝穀之閑冬一裘夏一葛此是衣不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

看他說衣食二事變化文法甚奇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免

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

今事當否六字論人高下四字事後當成敗五字若河決

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古善御者為

之先後也一句長以二句合為一句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一句短如此設譬

喻作句法文勢有頓挫有起伏更有波瀾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

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太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

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

林希元曰與之語道理管到龜卜也止中閉有三個若字有三意文法變化不同看他句法長短不齊處王偉云是又借從事者之言安

按歸饋同謂澹重糧也

委重一本作委任

泊宅編云李理義通人將有行必先治賤如孟子之言治任理亦治也

頓石先生卻好以上敘為公之求

與上勸之仕不應相反

此處贊美烏公

李九我云四祝詞一段緊一段

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

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此段文勢似緩慢若逐句檢點無一句懈怠軟弱於是撰

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看他辨撰大夫

從事賓主問答之言如此巧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

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

告行於常所來往敘事句有法晨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供帳也如今筵會

鋪帳設席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太夫真能以義

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若只下以道自任佳一句

人皆能之今添決去就三字句法便奇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

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太夫恒無變其初無

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燕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十字無味

於謔言五字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此

章句法長短不齊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太夫而私中

其身圖健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此

句是左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育

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或作

謝疊山評與之語道理辨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

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此一章譬喻文法最奇韓文公作文千變萬化不可捉摸如雷電鬼神使入不可測其作章侍講盛山十二詩序云

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

水之於海水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

一本作東都之人士

前面許多委曲一句結盡有千鈞之力或曰這些縷何用

章盛山十二詩序見韓文二十一卷

三十一卷

一六

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少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段分明是送石處士序。譬喻文法。恐人識破。便變化三樣。句分作三段。此公平生以怪怪奇奇自負。其作文要使人不可測識。如陳后山送參寥序云。其議古今。張人情貌。肖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鷲鳥舉。而風逼之也。若升高視下。爬痒而鑑貌也。此一段文。亦新奇不蹈襲。只是被。人看被全。是學。韓文公送石洪處士序文。

樓迂齋評

看前面大夫從事四轉反覆。又看後面四轉祝辭。有無限曲折變態。愈轉愈佳。中間一聯。用三句。譬喻。意聯屬。而語不重疊。

茅鹿門評

以議論行敘事。當是退之變調。

錢豐寰評

通篇總是相與有成四字。石先生安貧樂道。學博謀長。優見不肯圖利。于大夫私優其身。圖而能以道自任。大夫為國為民。求士輔政。優見非富其家。飢其師。受佞人味。諂言之人。而能以義

取人。一篇皆含此意。至末節方曰。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一篇之意。歸結在一句上。真是妙手。

顧迴瀾評

退之學孟子不及左傳。有逼真學。左傳處送石洪處士序文是也。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文公

溫處士名造。字簡輿。大雅之五世孫。元和初。閒隱居王屋。後當穆宗時。為侍御史。奏李祐違勅進馬。祐自言為之膽落。則其賢可知。烏公所舉。實在延致石生之後。且用石生代請。不得不并敘石生。既敘石生。又不得不以廣攬。歸美烏公也。公時為河南。今作溫。生後文宗朝。終禮部尚書。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馬。苟無

王維貞曰。此段取譬絕妙。優見烏公一鎮。

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茅坤曰援石生見其能盡取無雷良也

此段發明前空羣意

接居守謂東都留守也 孫曰東都郭下二邑洛陽河南也

郡德薄云敘溫生全北枉去後感慨中見之 若是而下 了卻前取譬之意

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特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五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佗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此一段四節四樣句法頓挫起伏有波瀾有峯巒文法之妙 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

李東陽云推開一步絕見正大而地仗高

虞邵菴名集字伯生元人

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特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糜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一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雷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更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謝豐山評 文有氣力有光燄頓挫豪宕讀之快入意可以發入才思

虞邵菴評 前二段是譬喻格伯樂譬烏公冀北譬東都馬譬處士良馬譬溫石二生凡四段

林次崖評 此篇都不待說溫之賢只說溫生既取而東都之士遂空溫生之賢昭然可見文字有法度

茅鹿門評以烏公得士為文而溫生之賢自見

送楊少尹序

韓文公

楊少尹名巨源字景山德宗貞元五年第進士以能詩顯名

管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空于時公卿設供張

同張帳祖道東門外車數百兩道旁觀者多歎息達下共言

其賢疏廣傳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

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揚君巨源方以

能詩訓後進且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

人不相及今揚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

不能出不知揚侯去時城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

東涯曰韓文公送揚少尹序曰揚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予始意鹿鳴古天子饗諸侯之歌韓子之用也特擬古而三耳後開杜祐通典曰唐貢士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史會屬僚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

茅坤云引古人事起議論
白音字自
省文與黑
白火白不
同
董份云一篇情景在托病上

著文敘少長而觀焉既錢而計借據此則韓子所言乃唐故事非虛言者蔣注不及此因表而出之

王整曰此一段更妙有餘不盡愈出愈奇

古今人句應前古今人不相及意未以歸笑巨源一段作結果茅坤云有生色讀之自當解頭

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

其事為傳繼二疏踪跡否不落莫否又○掉○有○能○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

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狀吾聞揚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

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

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此事否

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

所於歸揚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

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游

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揚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

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又云以二

疏美少尹而專於虛景蕪弄故出沒變化不可捉摸

謝豐山評

文有氣力有光燄頓挫豪宕讀之殊快入意可以發人才思

唐荆川評

前後照應而錯綜變化不可言此等文字被曾王集內無之

顧迴瀾評

退之見揚少尹之去彷彿似二疏遂將二疏來形容糶出許多景象前說二疏所育或少尹所無後說少尹所育或二疏所無情詞曲折動人未批慨世之詞歸美少尹種種多情令人一讀

起

林希元評

巨源之去未必可方二疏退之顧欲張大之舉來評論又不可的言其有特為疑詞曰不知有無云云則巨源之美不可掩而已亦不失言其斟酌如此

○○送高閑上人序

或云送字為贈看

韓文公

林西仲曰書雖六藝之二然藝之精者未有不通於道若但逐其跡而不求其心所謂刻舟而求按圖而索豈復有劍與馬乎高閑善草書想頗得張旭形似而昌黎特拏一心字發出許多妙語細釋太旨純是

古文正解云高閑上人烏程人克精書字宣宗嘗召入對賜紫衣後歸潮州開元寺

終焉

一副關佛口角蓋昌黎關物向未提出佛之宗旨此特借草書一更要從有觸而發處見長非一死生解外膠之心可以糊塗從事見得佛法狂人情物理之外其不堪為世用無小大一也玩篇首舉各技能先提堯舜禹湯治天下一句其意可見末用幻字作餘波非用寬筆乃言浮屠所為本領既失即有偶當亦算不得真才實能此提出佛之宗旨而痛闢之矣其言利害必明六句謂能勝浮屠之用心人以為亦非吾道之所許不知此單就學書觸發而言且以明吾道先從人情物理上操練過來方能不膠外物焉下文浮屠氏佞反禪語非吾道究竟法也若以詞害意則失之矣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

雖外物至不膠於心膠粘著也堯舜禹湯治天下養氣治射庖

下治牛師曠治音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煉之於奕伯倫

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

楚與宋戰而敗宜僚弄丸八个在空中者个狂手宋軍望之楚免於難張旭吳郡人善書

茅坤云大議論所謂進拔于道者

三言九卷

卷一

十一

王大醉呼
叫狂走乃
下筆或以
頭濡墨而
書及醒自
以為神因
呼曰顛俱
本集注

王維楨云
開闔以來
奇屈處

何等逼接
得巧

一艸書而
推本到此
亦無人說
得到
奇而又奇

其堂不齊音齊其哉音資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
怒窘窮，憂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
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艸木之花
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
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
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閱之於草書，有旭之心，故不得
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
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
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閱師浮屠氏影一外生解外膠，是其
為心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類

未段有關
異端意

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狀乎？狀吾聞
浮屠人善幻，多技能，聞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茅庶門評 其用意似莊子，而其行文
造語敘述處亦大類莊子。

林次崖評 高閣上人無可說，因他能書，遂就張旭善書上
說道理，以歸於聞。此是無中生有，學者胸中有

此意思，天下
無難題矣。

錢豐叟評 玩其文，但下以高閣不如旭，叫他泊然淡然，通
旭之術，而後可學書，狀其意渾淡，引而不發。

顧迴瀾評 此篇以堯舜禹湯治天下，與
僚丸姝奕等，姑論放蕩不羈。

○○送殷員外使回鵲序 韓文公

翰曰：元和十二年二月，遣回鵲摩尼僧等歸國。因命
宗正少卿李誠使回鵲，以太常博士殷侗副之。○林
氏曰：回鵲叛服不常，甚為唐害。肅宗以幼女寧國公
主妻之，代宗以咸安公主歸之，皆出于不獲。已此番

隋尚書二
十四司各
置員外郎
一人謂本
員之外復
置郎員外
自此始
回鵲北狄

但徠云通
篇止敘事
又云以天
命發端得
體
又云使夷

種元魏時號高車部隋曰韋統唐德宗朝請改為回鶻

秋是夏具來故先言朝貢得休又云先內次外得休

憲宗元和三年正月上睿駮文武號

此段待夷狄得體

嚴云肅宗之復西京籍回鶻之助也故云於唐最親有經法本集作有經術

元和十一年五月公為太子右庶子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駮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得體中國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得體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文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蓋言曰殷大夫今以適

唐制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為三省按刺刺當伯刺刺刺音此去聲尹言貌此注音盧達切者謬

此段美殷生遠行燕世俗離別之態黃葵陽云應前終見匠手結構處

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下寧顧婢子語刺刺盧達切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只記此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矣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茅鹿門評學班揚之文其謹嚴處如程不識李光弼之治兵

原毀

韓文公

林西仲曰從來毀人者之心無非為尊己計看來恕已責人道德日流污下何曾討得一點便宜去耶篇中揭出忌忌兩字可謂推見至隱末寫出人情惡薄曲盡其態以公平日動而得諷故有是作也又云讀結語三句不但欲君相得聽言之法併為君相定觀人之法也故曰國家可幾而理豈誣也哉

謝枋得曰以責已待人太二大柱

梅禹金曰舉舜與周公以見希聖意唐文獻云只轉說一說便見精神

於上面能字中生

責於身一作責于已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
 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
 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
 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
 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
 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
 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太駭人
 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太駭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
 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
 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

善字

周之象曰此一段言今人不如古人得感慨意味只就上面能善兩字翻弄許多光景

甚得小人嫉賢妬能弊病

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狀惟
 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
 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
 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狀其責人也詳其待己
 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
 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
 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
 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
 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狀惟懼其
 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少謂不以眾

三

卷一

三

樓迂齋云。曲盡忘者之情。只說忘者而忘者自可知。

唐荆川云。亘古今有數文字。當與原道篇。柱垂不朽。

難矣一本作難已。

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轉得快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意與忘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忘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狀。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狀。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怒於言。懦者必怒色矣。又嘗語於眾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與也。不狀。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狀。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持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謝疊山評

此篇巧處妙處。在假托他人之言。辭。摸寫世俗之情。狀上熟于此。必能作論。

錢湖東評

只是「正一反雙行」文字。與上宰相第二書畧相似。

顧迴瀾評

此文下字皆有法度。重周輕約。詳廉怠忌。此八字。乃字母。一篇議論。皆從此八字行出。此格最奇。末只以「忘」字。原出。毀者之情。見毀言之不足信。

茅鹿門評

秦漢以來。無此調。昌黎創之。狀感慨古今。因而摹寫人情。曲盡骨髓。文之至者。

樓迂齋評

曲盡人情。

豈古暢字

文章軌範正集卷之一終

增纂評註文章軌範正編卷之二

王字集

宋

豐山先生

謝枋得

批選

明

鹿門先生

茅坤

訓註

九我先生

李廷機

評訓

迴瀾先生

顧充

集評

日本

羅州先生

源暉辰

校訂

放膽文

辯難攻擊之文雖厲聲色雖露鋒鋷狀氣力雄健光
燄長遠讀之令人意強而神爽初學熟此必雄於文
千萬人場屋中有司亦當刮目

諍臣論

韓文公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性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
為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六年乃無所
不通第進士後去隱中條山李泌入相薦為著作郎
後德宗令長安尉陽學賚束帛召為諫議大夫城未
至人皆想望風采謂能以死奉職既入拜官久猶未
有建白文公故作此論說切之○城西仲云按陽城
始受職史稱諸諫官紛紛言事天子厭之而城獨與
二弟及客日夜痛飲昌黎作論城亦不以屑意其有
待而發無疑及裴延齡進用陸贄坐貶罪在不測諸
諫官皆結舌城獨毅然以死爭之名震天下余以為
古今諫官知大計者莫如城蓋國家治亂無過任相
一節城一言而贊不灰延齡不相天下不受小人之
禍足矣無俟乎多言也是篇可以為諫官常法而獨
不可以律城狀筆力縱橫大有益于舉業宜其家傳
而戶誦也

顧充曰此等文格似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乎哉二字連下

齊整卻又不齊整所以為高手

乃疑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

蔣之翔云退之力去陳言如榮字變為華字庶喜色變為不色蓋可見

樓迂齋云視其德句便含有不諫意

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長者幾千人薰字從孟子炙字變化來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此句便含不諫意榮字變為華字庶喜色三字變為不色喜視其德如

林西仲曰明白比陽子信婦人此武侯巾幗之激法也

呂東萊云陽子未出時如此陽子既出時宜如此

之愈應之曰第一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前用

文詞繁茂翠羽明珠

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

自是奪目。之心此一段六句是雙關文法韓文公專喜用之可以為法則冒進之患應無用匪躬一

句曠官之刺興應王臣不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上

九象曰志可則也蹇之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二字不為

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六字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四字

不為不加矣此三句上與下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

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

官則曰諫議也二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五問其政則

曰我不知也三字○此三句上同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

且吾聞之第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

不得其言則去此兩句是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

三段皆用

三且字故

為進步化

波瀾

穆文熙云

一段關鎖

大抵難文

字須教他

逃避自前

難到此都

無辭

招那堯切音翹舉也周語好盡言以招人過

茅坤云有此轉換方見波瀾

林希元云

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
仕乎第三段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
仕者也宜乎舜尊而居卑舜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
也此一段亦孟子說看他添字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
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
而已矣此一段亦孟子說看他添字若陽子之秩祿不為
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
也第四段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音其君之過而以
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
猷則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

林希元云

林希元云

林希元云

林希元云

借音侵亂也與借音鐵者勿混

說王整云此段是明目張瞻說甚疎暢最有神采
呂祖謙云陽子職在諫官而非宰相之職故公詳辨之

呂云亦餘情波瀾

湯實尹曰反復辯論

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任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世知朝廷有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借賞從諫如流之美度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緊要重復提綴得醒學史
或曰第五段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

攻得陽城子無逃躲處直今愧殺

沈苦骨切音窮勞極也前漢王康傳勞筋苦骨然日沈沈

林希元曰此一段最做策切當之尤者

林西仲云突竈額黑也二句出答賓戲按淮南情務着云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班固用其事而顛倒出之耳

已而仕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達得其道不設獨蓋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久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有權衡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狀後身得安焉聖賢時人之耳目時人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

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于淫亂之闕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嘗成公十八年齊人殺武子

朱國祚云引前說後圓神不滯茅坤云就應第四問就作掉尾應起處分毫不鬆此極文字匠手

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

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前五段攻擊陽子直是說他無逃避處末一段假或人之辭以

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人來攻擊者甚惡看他分解得好君子居其

位則思死其官此一句說陽子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此

句說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

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

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韓文公所以設攻擊陽子者亦靠得陽子是一箇善人必能受盡言

必不怒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

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到底不肯以有道許陽子畢竟陽子是箇好人如何泯沒得好

故一着謬甚

處。此末句結得絕妙。獲東坡作范增論攻得他無逃避處。結句乃云。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增亦人傑也哉。正是學韓子。

樓迂齋評 此篇是箴規攻擊體。是反難文。字之格。當以范司諫書相參看。

呂東萊評 此是意勝反題格。從前難到底已極了。末後須用放他一着。蓋陽子在當時畢竟是箇賢者。大抵文字須當抑揚。若作漢唐君臣文字。先須取他長處。後說他短處。

茅鹿門評 截狀四問四答。而首尾關鍵如一線。

○○諱辭 韓文公

林西仲曰李賀唐皇諸孫字長吉有詩四卷公極贊其無美不備其父晉肅亦有才華未登顯仕賀七歲時晉肅尚在公與皇甫湜命賀賦詩賀作高軒過一首故後此以舉進士為勸而與賀爭名者固謂賀之父名宜諱公不當勸是欲以嫌名而又偏諱從古無此諱法皇甫湜所以欲公置辭者亦因與賀有舊識

純是敘事
是音寔

不稱一本
作不字
同
林西仲曰
引律文義

律

也。狀唐科之目。進士為尤貴。縉紳雖位極入臣。而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其推重謂之白。次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故元稹。謂賀賀訶之曰。明經中第。何用。謂為是。知賀不得。舉進士。未始無遺憾矣。奈唐俗已成。雖知其非。不能自解。即公當日。作順宗實錄。以世祖名。晒凡丙申。皆謂之景申。丙戌。皆謂之景戌。賀表碑銘。間亦有之。則嫌名亦何嘗不以為諱乎。茲篇先按律。次引經。後據典。復以二聖一賢。與宦官宮妾對看。可謂無堅不破。究竟在當日。庶不訾其絀繆。甚哉。欲勝眾口之難也。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狀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狀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邱與區。

二律文
俱出曲禮
謂之律者
疑唐人引
此入律耳
一本晉下
有肅字

經

按昭王名
環。康王之
子也。謂康
王釗之孫
者。恐誤當
作子。
杯西仲氏
云。曾子父
名點。哲其
字也。文偶
未檢也。

茅坤曰。嫌
名。獨生一
脚。作波瀾。
奇極。

謝疊山云。
此二句又

少類是也。鳥。葛。艸名。詩音義。江東呼為鳥葛。記曲禮。不諱。嫌名。不偏諱。註為其難避也。嫌名。謂音聲相近。

若禹與雨。邱與區也。偏謂二名不諱也。今賀父名晉肅。孔子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甚妙。論。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一篇之意。引古人以証。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克昌。孔子不偏諱二名。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則不諱也。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康王釗之孫。又曰某在斯。

實為昭王。周康王名釗。書。用。敬。保。元。子。釗。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答曰。若答者吾友。又周之時有騏。漢之時有杜度。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以。曰。湯。表。而。吊。

其名同武帝。故因其字呼之。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又去其伯字。止呼為杜度云。

此二句又

下

設疑問之
不直說破
甚妙

林西仲云
治音持平

諸祖廟諱
聲文亦未
檢

家嫌名本
未嘗諱高

祖之祖名
虎封麗西

公者父名
事變化八

名世民明
公者太宗

皇名隆基
坊本皆以

代宗名炳
又云諭近

近明皇諱
又云收拾

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

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

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錢也

宗廟諱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代宗名炳玄宗名隆基惟

宦官宮妾此一段盡是不諱嫌名事再乃不敢言諭及機

以為觸犯揚士君子太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將要收歸

事且問起何所法守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誓之以國家

之典質舉進士為可耶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

以無譏矣不盡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

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

子亦見其惑也亦以人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

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其是宦官宮妾之行孝

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召東萊評洪云李賀父晉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

之製名勳京師一日舉進士或誦賀不避家諱

文公特著諱釋之一篇又曰張昭論魯君諱云

周穆王諱滿至定主時有王孫滿者厲王諱胡

至莊王之子名胡其比甚多退之諱釋取此意

謝疊山評一篇辯明理強氣直意高辭嚴最不可及者有

道理可以折服人全不直說破盡是設疑伴為

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列是一

樣文法○此釋文法從孟子來

按代宗諱

近明皇諱

又云諭近

代宗名炳

坊本皆以

皇名隆基

名世民明

公者太宗

祖之祖名

虎封麗西

公者父名

事變化八

樣句法極

錢豐稟評

考之於律質之於經誓之於典三段中辯得曲

折如虬龍之不可羈絡一總處尤有歸宿至於

未後四轉尤奇如虞人虎網一動一緊

顧迴瀾評

波瀾疊出轉折有神

胡烱字評

避諱始於周人其說據出於禮記諸書然大意不過如韓公所引而已此文明曰痛快無可復疑而唐人終不以為然故舊史稱韓公之文而云有大紕繆者蓋指此篇也按小說裴臯之子德融就試時高諧以禮部侍郎典貢舉諧曰伊父諱臯向某下及第困一生事矣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官謁君丞盧簡求盧延同官入而揖裴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不得奉見蓋絕乏也又崔殷夢知貢舉吏部尚書歸仲晦以弟仁庫為託言之三四殷夢斂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己姓乃殷夢家諱蓋其父名龜從此二事皆迂雖可笑狀可見唐人習俗如此夫父名臯子不得於姓高下登科父名龜從子不列姓歸人於擢况終身名為進士者耶

桐葉封弟辭

柳柳州

胡烱字名時化

博覽

劉向說苑曰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

呂東

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

古之傳者有言

史記晉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小弱弟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

小弱弟於唐

已上五言不然而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

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

王其得為聖乎第一節此是正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

設有不幸

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第二節凡王

設有不幸

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第二節凡王

設有不幸

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第二節凡王

設有不幸

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第二節凡王

設有不幸

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第二節凡王

設有不幸

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第二節凡王

設有不幸

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第二節凡王

茅坤云自設有不幸

開二段說切當肯繁

呂東萊云此一段只是敘事

至何若難得倒處大抵難文字須難得倒譬如爭訟須爭得倒前既難倒須說正理

李性學評 雄健飄肆 有懸崖峭壁之勢 觀其節節轉換 難分 明易見規 摸次節初 學者先學 柳文後熟 韓文則工 世家

缺音缺虧 也又毀也 玷也 董份云 佚夷質切 周武王時 太史尹佚 事見史記 晉世家

夫自易

韓文公答劉秀才書 出于外集 二此書承彼而成 辭句非虛起也因摘數條標記于下 宜熟彼而及此也

韓書云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 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

此書係元和九年作

一本無筆字

二段以重明輕 禍福同

與韓愈論史書

柳柳州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揆宰相意以為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貪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外衢而已耶在

三才圖會 卷一百一十五

九

韓書云孔子聖人作春秋辱于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歿

至此不有人禍又生一意

范曄作後漢史以謀反伏誅司馬遷作史記遷言

李陵武帝以遷欲沮貳師下之蠶室班固作漢書固辱罵洛陽令神競競怒以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大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

又云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存焉軒天地決不沈沒

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眾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耶則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狀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歿不以一本作春炆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炆孔子猶不遇而歿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炆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季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設怠同職者及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設怠則度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未必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

又云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室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齒齒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感今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

將不福人

茅坤云此以其平生所自負者責之

言論一作行行剛強貌言退之氣象也其所責之者甚切

豈當待人督責迫感。狀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

惑庶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如此。今學如退

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

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

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

為果。卒以為恐懼不設。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

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己不

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收煞束語警策

謝豐山評辯難攻擊之文。要人心服。子厚此書。文公不復辯。亦理勝也。

呂東萊評是一篇攻擊辯詰體。頗似退之評臣論口吻。

筆古一本作口舌

茅鹿門評古人規模閒架聲響節奏皆可學。惟妙處不可學。譬如幻師塑土木偶。耳口真儼狀似人。而其

顧迴瀾評退之亦是不易服。的于厚反覆攻辯。責得不可逃。避而步驟馳騁。藏鋒不露。讀之自有滋味。

○○晉文公問守原議事見左氏傳。僖公二十五年。○按唐自德宗懲艾朱泚賊。故此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

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威柄下遷。政在宦人。其視

晉文問原守於寺人。尤甚。公此議雖曰論晉文之失。其意實憫當時宦者之禍。逮憲宗元和十五年

年。而陳弘志之亂。作公之先見至是驗矣。晉文公既受原於王。原邑乃周襄王所賜。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

呂東萊曰。上說朝與

卷之二

十一

謀議李集
作言議

宮下說卿相與寺人下四句不合掌所謂與梳不俗董思白云况當其時句生下孤先二句亦應卿相大抵如貫珠前既說不謀于卿相到此說疏外齊桓公用豎刁因內寵殺羣吏擅廢太意到語壯

本集况下有於字燕失之字

呂東萊云既至高說到此正難解說故以上則大幾句見得有方回互好處。茅坤云又是一意舉趙衰未為不是問寺人則非引外事結切體。

界趙衰起頭承賢接有力主意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開鋪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之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疎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豈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冀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二十年。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

晉文公受周襄王冊命為侯伯。誠畏之矣。魯僖公二十八年烏能得其心服哉。五

其後景監秦孝公時宦官得以相衛鞅。鞅弘石弘恭石顯二人得

以殺望之。蕭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六嗚呼得賢臣以守大

邑。此指文公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二句本集作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

羞當時。陷後代。如此。况問與舉。又兩失之者。其何以

救之哉。七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

之義。看從本切。魯宣公二年。趙穿弒靈公。春秋書曰。晉趙盾弒其君夷臯。又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疾。飲太子出

所進藥。而卒。春秋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

謝疊山評。字字經思。句句有法。無一句一字懈怠。此柳文最得意者也。

洪野處評。文章有淵原。有機杼。有關鍵。有根本。用其文。如老農之用耒。且而澆中。而芸。淡畊而熟。耰之。吾

欲苦感切
音坎不自
滿足意

文唐矣。不兩漢若乎。漢矣。不三代乎。欲然自視。未能參於柳州刺史之奧。則日引月長。不至不也。

呂東萊評

看同互轉接。貫珠相似。辭簡意多。大抵文字使事。須下有力言語。

胡焯字評

此篇極峻潔。極警拔。但欠舒徐耳。

顧迴瀾評

步驟謹嚴。得韓之奇。

○○朋黨論

論一作議

歐陽公

仁宗慶曆三年。夏。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佐執政。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歐陽公首在選中。與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欲盡革弊政。共致太平。陳執中章得象。王拱辰。庾肩詢等。不悅。謀傾陷君子。首擊去館職名士十三人。杜衍。韓琦。范仲淹。相繼去國。小人創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藍元震進朋黨論。歐陽公憂之。既生。疏論杜富韓范皆公忠愛國。又生朋黨論以破邪說。仁宗因而感悟。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茅坤云此
垂世名言
又云小人
無朋句刺
心之言

此二句是一篇大意。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此轉最妙。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

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說小人無朋。又生偽朋二字。尤妙。

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疎。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

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

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

利盡則交
疎乃齊景
公問晏子
語
宋史云歐
陽修論事
切直人視
之如讎帝
獨獎賞看
至此謂侍

臣曰歐陽修何處得來

以上堯舜分言專言治

以紂與武王合言之言治亂相閉

獻帝化

茅坤云翻上通前力

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

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蒼舒賈凱禱戡太臨龐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羅叔豹季狸謂之八元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

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

稷契等二十二人然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

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

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

謂不為朋矣狀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

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且為

黨人漢之黨錮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及八及黃巾賊起

為洗發

漢室大亂後方悔悟桓靈獻三朝盡解黨人而釋之狀已無救

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前世李德裕之黨多君子牛僧孺之黨多小人謂之牛李黨

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

濁流而唐遂亡矣朱全忠時盡殺黨人于白馬驛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

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

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狀皆亂亡其國此三句豈

不感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

不疑而皆用之狀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

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

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

獻一作桓 門一作朋

此以漢唐分言專言亂此點字處皆提起說如人反說話

呂東萊曰錯落可誦又云上幾句說有力若無一句承得有力亦徒狀譬之十鈞一

由一作用

聊木承之
腰折了
句須有刃

正言車庫

卷二

十四

如周然。由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夫。治亂興亡。

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只二句結絕妙。○一有作朋黨議四字。

紀事

漢元帝二年。弘恭。石顯。奏。蕭望之。周堪。劉更生。朋黨。請召。致廷尉。上初。大不省。廷尉為獄也。可其奏。後赦望之。欲倚為相。恭顯等復誣望之。不悔過。懷怨望。非頌。屈之于牢。獄塞其快快。心則聖朝無以。

施恩厚。遂飲鴆自殺。

漢桓帝九年。宦官。教張成。弟子。牢。脩。告李膺等。養太學。游士。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移亂風俗。逮捕。下黃門。獄。北寺。獄。所引二百餘人。禁錮終身。又儒學。有行義者。宦官皆指為朋人。死徒廢。

禁。又六七百人。

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一世之英也。

郭泰。范滂。尹勲。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崔超。岑晫。范滂。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及者。言使人之。追宗者也。度尚。張邈。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王孝。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儉為之魁。

唐昭宗。天祐二年。取裴樞。崔遠。獨孤。損。陸扈。王溥。趙崇。王贊等。其餘皆指為浮薄。貶逐。煎虛。日縉紳。

禹稷。契。皋陶。垂。及。刑。伯。與。益。朱。虎。熊。羆。伯。夷。夔。龍。四。岳。十。二。牧。總。二。十。二。人。

呂東萊評。議論出人意表。大凡作文妙處。直臻神解。至朋黨論。風骨俱全。

茅鹿門評。忠言讜論。破千古人之疑。大率類劉向。諫昌陵疏。

顧迴瀾評。歐廬陵。朋黨論。法至嚴。而語至易。至嚴所以列君子小人。至易所以見忠誠。剛正。歐公之文。前儒所未有也。

三言九范

卷二

十五

縱囚論

歐陽公

通鑑唐太宗貞觀六年二月辛未帝親錄繫囚見應
疾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殊來就死仍赦天下
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明年九月去歲所縱天
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
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刑入於死而罪大惡

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成不苟幸生而視死如

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

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

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

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

按歐陽公論唐太宗縱囚其說卓矣狀縱囚自歸事不始於太宗後漢鍾離意南宋傅翹後魏張華隋王伽皆狀史書之以為笑太宗好名者蓋慕而效之耳

呂東萊云下兩尤字最精神先藏此句不闡應在後結上二段分說君子小人尤收得緊疑詞設問

此一段為太宗解下字有斟酌此二段說出太宗骨髓來

自上賊下二句如孟子以揚墨比禽獸必先說為我無君兼愛燕父類前入太宗六年了此又說六年亦是重疊格

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

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

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

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

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

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

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

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

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

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

欲說不可為常先大此若夫一

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

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灰是可為天

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

治必本於人情不為大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謝豐山評文有氣力有光燄熟讀之

呂雅山評永叔文窮極古今變態如卿雲從

呂東萊評文最緊曲折辨論驚人險語精神聚

茅鹿門評文章紆餘婉曲說盡事理

歐陽公

春秋論 春秋宣公二年書趙盾弑其君夷臯左傳謂趙穿弑

趙盾弑其君左傳又曰仲尼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

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

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煉用法不如是之輕

易也三子說春煉高穀梁赤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

大惡而以看非實弑則又復見乎經以明看之無罪是輒

本集惡下有既字

明論曰全以靈公手

此左右攔說亦攻擊辨難體應前冒頭春煉用法不如是輕易句意

猶或疑其

事春煉其

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

一本而不知
下有知字

蔽小爾雅
斷也

本集心上
有孝字

許世子止
弑其君買
見昭公十
九年葬悼
公亦在同
年

汪道昆曰

此段辨論

許止弑君

父事

的切

此段字字

王錫爵云

此合說謂

而歸結之

庸許止事

而歸結之

此明三子

之說不可

盡信

呂伯恭曰

要難他人

十分服須

是舉十分

顯處令他

無可指詞

又云繳結

極好移易

不動與泰

卒聲子也

左傳君子

何也天子

傳尹氏者

世卿穀梁

易為敗賊

尹氏何敗

夫也其稱

天子之大

卒公半傳

卒公半傳

卒公半傳

卒公半傳

卒公半傳

卒公半傳

卒公半傳

卒公半傳

卒公半傳

卒公半傳

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嘗者有愛

父之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藥者

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未有弑父之意使善治獄者蔽

之猶當與採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採刃者同其罪

乎此庸吏之所不為也朕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

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

人偕止以垂教爾對曰不朕夫所謂偕止以垂教者不過

欲人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

孝子以大惡之名又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

止為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

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罪止不如是之刻也

難者曰朕則曷為盾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為書祭曰弑君

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

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

又十有八年當魯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

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跡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

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朕則所傳者皆不可

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

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蓋

如此是可盡信乎

或云春秋論三字當作五代史是亦通

李方叔名薦宋元祐中人

按五十二年之閒者蓋謂歐陽氏所記五代史之事也

歐陽公春秋論有三篇蓋其

一也故曰發次篇所

不盡云

誓同

車軍

卷二

十九

新詩原合

呂東萊評

此篇是反題格與韓文諫臣相類排斥之辭大抵要斥人須多方說教他無逃處此前數段可見

李方叔評

歐公作春秋論最得春秋之法蓋公學春秋于胡瑗孫明復故褒貶謹嚴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不幸五十二年之閒皆夷狄亂華君臣之際無赫赫可道之功業故也

白志完評

讀歐陽公之文端嚴而不刻溫厚而不泛太平之氣鬱然見于毫楮閒

茅鹿門評

又發次篇所未盡更洗發辨析前儒所未有也

胡思泉評

歐公之論直以弑君之罪坐看大綱上儘見得但不曾說所以狀處必若胡傳之說始足服其心

文章軌範正集卷之二終

The manuscript you refer to is this book belonging to Oswald.

Handwritten notes and a red seal at the bottom left of the page.

在
山

李方叔評	歐公	范
胡	公	此
建	指	事
州	春	方
侯	仗	人
...

今
王
...

...

...



